

遭遇

学习

何央

我的哥嫂,是我见过的最为恩爱的一对了。我们一起旅游,嫂子的包包总是背在大哥身上,大哥还身兼数职,撑伞、拍照、拖行李,两手空空时则不忘牵着嫂子的手,生怕嫂子丢了似的。

然而嫂子还是丢了。去年,嫂子突发心疾离世,丢下大哥及一个女儿。

人到中年,突遭此大劫,对大哥来说难以承受,伤心,颓废,以致暴瘦,但为了女儿,怎么也要挺过来,好好生活下去。

之前大哥照顾嫂子,其实也依赖嫂子。嫂子是个聪明的女人,手机上各种软件和小程序玩得很溜,从打车、订餐、网购、订房到旅游都是嫂子说了算,嫂子指哪儿,大哥打哪儿。

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中年人,大哥手机上,竟然只有一个微信,这在我们看来都觉得匪夷所思,大家在心里感叹:嫂子把大哥照顾得太好了。

嫂子的离开,简直让大哥失去了方向,生活也变得一团糟,在家里穿的用的都找不着,出了门常常手足无措。女儿把父亲的手机拿过来,在上面安装了常用的软件及小程序,手把手地教父亲怎么使用,希望父亲“尽快成长”,大哥特别听话地学习,不想成为女儿的拖累,这一学习,就闹了不少笑话。

某一天,大哥看到小程序中一个小视频,1分钱抢购纸巾,大哥想试试自己的网购水平,立马下单,但这1分钱随风而逝,等了几天也没收到一张纸;大哥不死心,又花158元网购了一双皮鞋,听那宣传,这么好的鞋“不买就是亏”,等了三天,收到了鞋,打开一看,哪是皮鞋?大哥悄悄跟我说,他都没好意思试穿,直接把鞋扔垃圾桶里去了。我急问:真扔了?可以退货呀。大哥目瞪口呆:大老远寄过来的再怎么退?扔了。



某一天,大哥在小程序上看到有人推荐“张嫂粉丝”,大哥想到女儿爱吃牛肉粉丝汤,就记在了心上,周末女儿回家,他很热切地说要带女儿去吃美食。根据导航,他们开车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小村子,难道是农家乐?看着实在不像,让女儿下车去问问,不久女儿一脸古怪地笑着回来,说这里确实有个“张嫂粉丝”,就是专门加工粉丝卖的。大哥看到的,估计是买家秀,有人买了粉丝回家做成美食晒到网上去了。大哥气急,主要还是觉得尴尬,开车这么远过来,总不能空手而归,索性去买了5斤粉丝。父女俩都不擅厨艺,回家后当即煮了两碗粉丝,一碗加一个荷包蛋,好看,但不太好吃,两人一边吐槽一边吃了。其中滋味,一言难尽。

大哥跟我絮叨这些“笑话”的时候,我想着,人生大抵如此,笑着笑着哭了,哭着哭着又笑了,然而大哥肯学,好学,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了,不再让人担心,就这么,简简单单地与牵挂的人相伴而行,也挺好。



家事

家务活的含智商

晴风

我干了十多年家务活,发现家务活无外乎以下几种:买洗烧菜、煮饭洗碗、洗晾收衣物、拖地倒垃圾。

这些家务活里,拖地最没含智商,枯燥乏味又花力气,客厅、厨房、卧室,餐桌、书桌、沙发床下,不仅腰酸背疼,还没啥创意。当市场上出现扫地机器人后,我立即订购了一台,终于解放双手和老腰了。

很快,我发现洗菜成了最无趣的活。像芥菜、马兰这样个小叶多的菜,出土时自带一身泥,菜叶缝里都夹杂着泥土,需要将根剪去,再将叶子一根根掰开冲洗干净。汪曾祺、林语堂等美食大师的文中只留人间烟火气,从未流露过洗菜拣菜的辛劳,这项简单机械的家务活,都给他人做了。

相对而言,含智商最高的家务活,非做菜莫属。这是一门技术加艺术的活,从切菜开始就充满了技术性,根据做菜标准去选择不同的切法,莴苣、黄瓜可以切得薄如蝉翼,也可以细如发丝,块状、丁状、片状,任你在刀板上自由发挥,考量着做菜人的审美。同样考量审美的还有配菜,各种蔬菜不仅长得不同,还五颜六色,配菜简直就像作画,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,现在更是到了营养层面。有专家说,人体每日最好摄入至少20种蔬果,才能达到营养均衡。切菜、配菜完毕后,就要入锅了,把菜煮熟只是基本功,真正考验的是火候,大火煮、小火炖,时间相差1分钟,菜品出锅的色泽大相径庭。

相较于前面的体力活、技术活、艺术活,洗晾收衣物算是含智商中等的活了,无需多少体力,也没什么技术性,以前没有自来水,只能到河边或打了井水洗衣物,冬天尤为艰难,洗衣机面市后,节省了很多人力。只是每年冬夏换季衣物的收纳整理,考验收纳人的智慧,一大堆衣服,在橱柜间一番进进出出,费时费力,但做好了这项家务,之后就方便美观了。

洗碗和倒垃圾这两项简单家务活,因为洗碗机的出现和垃圾分类,难易竟有了分水岭。只需半小时,洗碗机就可以把碗碟筷洗得光洁如新,且不费水。而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,垃圾分类变得越来越讲究,先得学习、辨别干湿垃圾,再行处理。倒垃圾也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含量了。

现代科技进步,机器将人们的双手从繁琐的家务活中解放出来,网络信息发达,更是将热气腾腾的菜肴直接端上了家中的餐桌,但我认为自己劳作的生活才更有滋味。

风景

与一匹马深情对视

安宁

进入赛马场的大门,路两边的草都长疯了,每一片叶子都在灼灼的日光下,散发着渴望。

离教练预约骑马的时间还有些早,我们便踩着被野草侵占的道路慢慢向前。不远处的赛马场上,几个教练正带着学员,在场地上进行简单的起坐训练。教练起起落落的口令声,马鞭打在场地上发出的轻微的响声,一匹马喷出的倦怠的响鼻声,混杂在一起,在暑气尚未消退的午后,穿过空旷寂寥的马场,传到我们耳中。更远一些的地方,几百匹赛马正低头享用丰盛的美食。

在赛马场,不只是草没有名字,花朵被人忽视,就连曾经天南海北陪伴骑手征战的赛马,也无人关注它们的来与去。人们路过这里,觉得几百匹马并无太多的差异。它们只是毛发色泽、高矮胖瘦略有不同,至于它们的秉性,父辈的基因,一生中历经的日日夜夜,身体上留下的某道伤痕,人们并不关心。于是一匹马,混迹在几百匹马中间,就像一株草,隐没于广袤无边的草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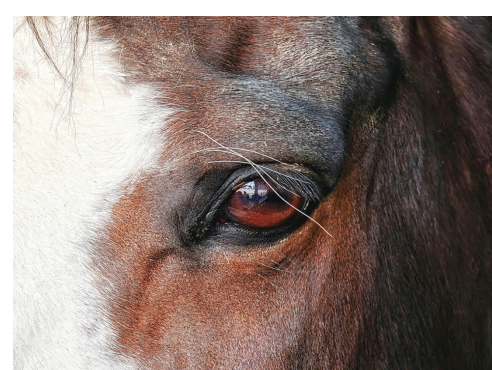
在马术课开始前的一小段时光,我和阿尔丽娜喜欢在马群中穿梭行走。马或许是世界上最胆小的动物,所以我们尽可能地从它们眼前经过,而不是在其身后绕行。从马身后绕行,可能带来的危险是,一匹马会因你踩到一粒突然爆破的种子,或者风吹动裤脚的声响,受到惊吓,抬起后腿准确击中假想敌人的身体,而后向前狂奔。一匹马发疯般地奔跑,带来的效应是,一群马也将跟着毫无由来地飞奔。于是马群失控,一场气势恢弘的万马奔腾,在人们面前上演。

我们小心翼翼地让每一匹马,都看清我们的样子:一个是历经命运千锤万击,却依然努力活着的女人,一个是眼神清澈、尚不知人间凶险的七岁女孩。我们不穿色彩张扬的衣服,我们收敛起在人间所有的锋芒,只为与一匹马深情地对视片刻,或与整个的马群,交融在一起。

阿尔丽娜喜欢坐在草地上,和一匹悠闲卧地的马,说一下午的话。马的眼睛是深邃又清亮的湖水,容纳着日月星辰。阿尔丽娜有无穷的倾诉欲望,她找不到人倾听,便和一匹马说。她和任何一匹马,不管它有好看的栗色鬃毛,还是浑身布满让人不适的斑点,都能喋喋不休地说很多话,仿佛她这一生存在的意义,就是为了向某个人倾诉衷肠。她找不到可以耐心听她废话的人,就连她妈妈,也总是很不耐烦地将她打断,让她尽快离开房间,不要打扰大人的工作。直到某个午后,她坐在一匹马的面前,与它对视的瞬间,发现一匹沉默的马,懂得她生命中所有的悲欢。那一刻,她只想与一匹马,度过此后漫长的一生。

但一匹马,并不关心是否有人将它记住,它的一生不过短暂的二三十年。即便是曾经凭借它获得无限荣光的骑手,也不过是它此生的过客。

风吹过来,一匹马只想低下高贵的头颅,吃一会鲜嫩多汁的青草,或者卧倒在清凉的草丛中,闭眼睡上片刻。此刻的寂静,只属于它自己。一匹马并不想与任何人分享这转瞬即逝的美好,仿佛此刻是它生命中的永恒,它只静待午后的风,掠过浓密的毛发,而后消失在远处的群山之中。



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、喜事、逸事、憾事、糗事……呈现社会生态,反映新鲜生活。

E-mail:951893466@qq.com